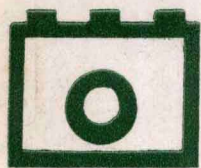


第 1 辑

1986

# 地理与旅游



##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蓄意捏造、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 地 理 与 旅 游 (1)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1986)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4½ 印张 115 千字

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 12201·9 定价: 1.20元

〔内部发行〕

# 目次

## 中国地理与旅游

新疆纪行（上、中、下）

陈正祥 一

## 外国地理与旅游

西伯利亚

洪滕月译 1

家在澎培

陈淑卿译 27

失落的亚美尼亚家园

吴若璋译 31

无法实现的国家梦

41

# 新疆行紀（上）

## 西北記行之十五

● 陳正祥



### 六十七、柳園站

從敦煌去新疆，必須到柳園搭乘蘭新鐵路的火車。柳園雖是個小地方，却有嘉峪關以西河西走廊西段最大的火車站。柳園東南到嘉峪關市的直距是二五五公里，鐵路距離為二九七公里；柳園西北到哈密市的直距為二五〇公里，鐵路距離二七二公里。從柳園到終點站烏魯木齊的直距為七二〇公里，鐵路距離八二五公里。

唯一可搭乘的是第六十九次車；名義上是特別快車，但走得並不快。按照鐵路列車時間表，它定於八點五十六分到達柳園，九鐘零九分開出，應該

在第二天中午十二點三十八分到達烏魯木齊，行車時間為十一個小時四十二分鐘，平均每小時速度約七十公里。戈壁荒漠地平路直，平均行車速度較內地稍快。中間停尾亞、哈密、二堡、柳樹泉、瞭墩、三十間房、大步、鄯善、七泉湖、吐魯番、金水等十一個站。這些站名多數富有地理學意義，其中瞭墩原為瞭望墩，現在又被簡化為瞭墩。漢文化的聯繫性和文字美就給糟塌了。

第六十九次車係從北京開出，時間為中午十二點十四分。先是走京廣鐵路線，到鄭州轉換隴海線，於翌日早晨七點十三分到達西安。繼續西行，在下午九點正到達蘭州，里程一，八八二公里。然後接着才是蘭新鐵路，第三天上上午五點三十七分到武威，十點四十六分到張掖，下午二時三十四分到酒

泉，第四天早上一點四十三分到哈密，中午十二點三十八分到烏魯木齊。全長三、七七四公里，行車時間爲七十二小時十四分鐘，平均每小時走五十二公里。這是指正常的情况，但你很少有足夠的運氣碰上；通常總是誤點，而且愈到後段愈糟。

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是永久看不完的，所以當賓館的汽車提早二十多分鐘接我回去，我並不抱怨。但聽說有一位「領導」要給我錢行並有事請教，就覺得有些奇怪。省、廳、縣的三層歡送宴不是昨晚舉行過了嗎？我不是要求各位先生千萬勿再送行以免耽誤辦公時間嗎？當我跨進大廳，果然看見有一羣人在等待我，其中有些見過，有些從未謀面。略事寒暄之後，我告訴他們今晚要去柳園搭車；還得找淳局長討些旅客統計資料，他答應了幾次還未送來。只見其中一人起立，很有權威似的吩咐另一人去把此事轉告淳局長，將資料快送到我的房間來；跟着就建議到樓上房間坐坐。我當然同意，其他幾個人說給我們準備西瓜，飛機走開了。

我正想詢問對方有何見教，對方却先開口了。他說原以爲我明天走的，所以今天才趕來拜訪；想請我吃頓地道的敦煌便飯，並要求我寫一封介紹信，幫助他兒子到日本留學。他說在蘭州聽朋友談起，曉得我在日本學術界高層有許多朋友，過去曾有好幾個上海、北京學生因我的介紹而得到獎學金入日本大學。我回答說能夠給國家培植人才，當然是多一個好一點；但最重要的還是國家要辦好自己的大學，留學不是根本的辦法！如果真正立志向上，要讀好書給民族爭氣的人我願意幫助；但必須經過面談，給我看了畢業論文才可決定。我是講制度和標準的人，如果隨便寫介紹信，就可能失去人家對我的信任！他又說可叫兒子到上海見我，我說自己在新疆的考察不知要多久，到上海後住在哪裏也未定。說到這裏，三個人送了兩大盤西瓜進來。我把聲音稍爲提高說：「就這樣吧，我給你一個通知地址，請你叫他先同我通訊。」這時我真感到口渴，大家都吃了幾片西瓜。我帶着歉意說明，我還有點事要同鄭副廳長商量，客人也就會意告辭了。這使我回想起兩年前在南京大學講學時所碰到的好幾件類似請求，人人想送子女出國留學，却絕少會追究中國人自己何以辦不好大學？難道不認爲這是民族的耻辱嗎？自從漢文化失落

、中國人民失掉自信心後，就變得崇洋媚外，不知自尊自重；而萬惡的鴉片戰爭，便是此項轉變的契機。我此回內地之行，老師、朋友、學生向我要求提供同樣協助的頗不乏人；但不相識的人，遠道跑來要求幫助的，這倒是第一次。這事所給予我的精神壓力很大，因為會時常使我想起，我們的文教事業實在太敗壞了，而且又敗壞得如此長久！

我真的有事要到鄭副局長房間裏去，再一次懇請他打消送我到烏魯木齊的主意。他的胃痛一直沒有好，而且他已整整陪同我跑了十多天，一定有許多公事等着他去辦理；這一段路近一千公里，沒有人送行要送得這樣遠的。我是一個習慣於旅行的人，其實連王主任工程師送我到烏魯木齊也是多餘的。我勸他在賓館多休息一兩天，然後分段回蘭州；意思是在酒泉、張掖、武威各過一夜。他仍堅持要送，因為這是葛副省長一再囑咐的；又說胃痛已好了些，省長的吩咐就是命令。我說我們相處十多天，已經成爲朋友，如認爲有必要，我立刻寫一封信給他帶給葛副省長；否則就讓我到烏魯木齊再寫。我此刻還得下樓去找淳局長，他答應的近年敦煌旅客人數統計表尚未送到。鄭副廳長終於說：「那麼我們吃飯時再談吧。」我想這事應該有轉機了。

下樓剛走過大廳，迎面就碰上淳局長；他明白我的來意，說統計表已作好，現在正在抄錄，十多分鐘後便可送到我的房間來。我說我就在大廳等他吧，一會就得提前去吃晚飯了。一個簡單不過的統計表，怎麼一拖就是兩天呢？

等待是浪費時間的無聊，整個大廳找不到一張報紙或一本雜誌。這時有一輛旅遊車開到，下車的人都沒有行李，大概是參觀莫高窟回來的。他們也在大廳坐下，好像在等待同伴。我問他們是不是剛看過「千佛洞」回來，回答說是的，還有一車人沒有到。我問是不是香港來的，回答又說是的。於是我追問他們聽說過「藏經洞」沒有？他們面面相覷，說是從未聽過！我想我是應該寫一點關於「藏經洞」故事的。奴化教育誤人子弟實在太可怕了！

淳局長終於拿了一張統計表交給我，雖然我等待的時間遠遠超過他所說的十分鐘，我還是很高興；因爲他所管的這個機構，對海外遊客的統計是準確的。但即使是海外遊客的人數統計，也是以當場拿到爲妙，要他們日後用

信寄給你，希望是很渺茫的。和海外通訊，特別是寄研究資料，迄今仍是一大忌諱。

於是我回到房間收拾行李，這只需幾分鐘就完畢。浴室裏還剩兩個西瓜，就留着贈送給服務員吧。不久鄭副廳長一行人來請吃晚飯，我舊事重提，鄭副廳長問：「你想通了沒有？」他笑答考慮過了。就尊重我的意見，他不送我到新疆，但必須答應讓我送我到柳園；看到我上車為止，然後他就坐蕭師傅「吉普車」東歸。我接受這個折衷辦法，大家高興與同去餐廳，吃敦煌最後的一頓晚飯。

從敦煌到柳園的公路長一二七公里，很寬很直，是南下越過當金山口去青海格爾木的幹線。不巧有好多段在翻修路面，車子跑得時快時慢，好在我也正不時下車攝影。我們出發時已過六點，天氣還是很燥熱。兩側都是平坦的戈壁灘，偶爾望見較大的駱駝羣外，荒漠景觀實在單調。中途穿過疏勒河，沒有注意到流水；但河的北岸，却有一個名叫西湖的小綠洲。只有接近柳園時，才看見一些山崗和漫長的土垣；海拔高了些，太陽已落山，天氣稍為轉涼。

柳園原名紅柳園，紅柳便是檉柳。它位於安西通哈密的驛路上，交通位置頗重要。現在的柳園是蘭新鐵路通車後發展起來的，在紅柳園東北約十公里，已經取代了紅柳園的位置。但甘新公路幹線，通過紅柳園，而不通過柳園。因為都是荒漠中的聚落，本身缺乏物資，只靠有限的轉運貿易，商業繁榮不起來。道路很僻，幸好來往車子少，否則沙塵飛揚。蕭師傅按他的估計在八點二十分到達火車站，距開車的時間還早得很，而且照我的經驗，我不相信這班火車會按時到站，要他一起進來吃西瓜和點心。他說還得去找水利廳的接待站，取我和王主任的車票，再退掉鄭副廳長的车票，辦妥了再回來。

我一被迎進「貴賓室」，首先要作的事是問服務員這班車是否正點（準時到站），因為天色已快黑下來，如果火車不準時到站，我不想讓有病在身的鄭副廳長等待，蕭司機一回來就要他們上路。結果不出我所料，火車要遲到一小時。這時站長出現了，我問火車現在已到哪裏？回答已過了玉門。我

心裏納悶，玉門市距此還有二〇〇多公里，可能他話中有問題。我告訴額頭冒汗的鄭副廳長：照估計，我今天可能要等到半夜才走得成。你不必送我上火車，你從蘭州一直陪我到此地，為什麼要計較這百來步路呢？你早點休息，我也就早點安心；老蕭一回來，吃了西瓜就走。他勉強點點頭。

話剛說完不久，蕭師傅就推門進來了，似乎又在生氣。「他媽的，這算什麼接待站，照理他們應該到車站接待客人，現在反要我去找他，巷口又不掛個牌子，害我多跑了三個巷口。辦事慢吞吞，像半個死人。」我趁他和王工程師談話的時間，切了兩個西瓜，開了四瓶桔子水。等他氣消了，我舉起杯子對他說：「蕭師傅，你知道我不喝酒，我曉得你今夜還要開車。我敬你這一杯，感謝你這十多天對我的照顧，希望不久能在蘭州再見你。照片沖洗好了就給寄來。」他這時高興得笑出聲來，忙叫我先吃西瓜，後喝桔子水。

我送他們上車時，天早已全黑了。我低聲告訴他，牛皮紙袋裏的糖菓是送他小孩子的；事實上，十天來我一直沒有時間問起他的家事，連他沒有小孩子或小孫子都不清楚。但他是個好人。

候車室裏只剩下我同王工程師兩人，安靜得很。原來還有另外兩位乘客，現在反而不見了。接近遲到時限，服務員又來通告再延一個半小時。碰到這樣的場合，你除了搖頭，還有什麼別的辦法。這使我想起一九七九年在杭州，會議以後要回南京，重慶來的特別快車竟誤點十五小時！

要「護送」我去新疆的這位王工程師，他大概對這些怪事見得多了，對這樣的「特別誤點」並不在乎。一路上發覺他對任何事，都能逆來順受。我想這大概便是內地這一代科技人員的「通性」吧！我們交談了一會兒，他就很快的在硬沙發上睡着了。處於這樣的環境，我是絕對無法入睡的，只好拿一些舊畫報打發時間。我對火車何時到站不再關心，到了就上車，不來就等下去，只希望烏魯木齊沒有太多人到車站迎接，否則會對他們不起！

遲到的火車還是氣勢凶凶的駛進了站，把我的陪同驚醒。他拖着我的行李袋就要上車，我說慢慢來，火車要在此站停留十三分鐘呢。所有的車廂都很擁擠，軟臥也不例外，因為一天就只有這麼一班快車。但車長分配給我的車廂却是空的；換言之，原來四人位的只坐兩人。王工程師說他是第一次碰

到這樣的優待，托我福了。我認為可能因為鄭副廳長臨時退票或因站長親自送我上車之故。如果說那包括了火車遲到三小時的歉意，是絕對沒有的事。

## 六十八、哈密和鄯善

從柳園到甘肅、新疆交界，直距約九十里，鐵路長約一〇〇公里，要走一個多小時。地點在星星峽西南四十五公里（甘新公路幹線通過星星峽），紅柳河西北十三公里。根據距離和行車速度，很容易計算在什麼時候離開甘肅進入新疆，好向河西說聲再會。但我現在不再有此項興趣了，無事可作，躺下休息，不久進入了夢鄉。

我在睡夢中被火車拖出甘肅，拖過一片最荒涼的戈壁灘。直到哈密才醒來，事實上是被停車所震醒；這段蘭新鐵路，不論停車、開車，車廂都抖動得厲害。看看手錶，時間為四點五十一分（準時的話，該應是一點四十三分到達）；哈密算是個大站，要停車九分鐘，有足夠時間下月台散一回步，鬆鬆筋骨。但天尚未亮，車站以外什麼都看不見。月台上沒有幾個人，地上却有很多痰，大概是旅客從窗口吐出來的。人家說中國人不講衛生，除了臉紅之外，沒有什麼可反駁的呢！

現在已是八月十日了，我再次進入新疆，站在古代稱為伊吾的地方；這裏有煤及鐵，近年發展了工業，人口增加。一九六一年以原哈密縣城區設立哈密市，翌年撤銷，到一九七七年又恢復設市。一九八二年普查人口為二〇，五八〇戶，八七，九一〇人。一九八三年撤銷了哈密縣，把它歸併入哈密市；面積和人口大為增加，唯城市的職能意義和事實不符了。哈密在清代為直隸廳，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改縣，當時面積廣達五〇，五九六方公里，一九四三年居民僅二八，五九一人。一九八二年哈密市的普查人口為三三，七〇〇戶，一五九，六九〇人。因此現在的所謂哈密市，人口應已超過二十五萬人。

伊吾在東漢時曾設置宜禾都尉，所以也稱宜禾都尉城。此一地名，表示可以屯墾。隋代設伊吾郡，唐代置伊州。遼和北宋仍為伊州。交通位置的重要已受到注意。《隋書》卷六七裴矩傳：「（煬）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

——，咸以為然，不復來說。——

回到車上，刷牙洗臉刮鬍子，準備另一天的生活。六時正車過柳樹泉站這是一個小綠洲，稍停即開。此刻天色已微亮，更大的戈壁灘四面八方向我包圍，上面一片片白色的，應該都是重鹽鹹土。這一帶地勢不再平坦，風蝕和水蝕並盛，鐵路線也較曲折；低窪處可見草和灌叢。我似乎看見兩頭黃羊（*Procapra gutturosa*），這是跑得很快的野生動物；亦稱蒙古羚，頸長、尾短、肢細，體毛以棕黃色為主，腹面白色。當我想拿望遠鏡觀察時，已經失去了踪跡。

沿途很少遇到列車，說明物資貧乏，運輸量不大。偶爾看見長列的運油車，車皮上也印着類川堡字樣。將來準噶爾盆地東部如能發現較大的油田，這一帶的戈壁灘應該設輸油管道。祖國的將來是美好的，醜惡的民族廢料遲早要被風和水沖走！

八點四十一分火車馳過十三間房站，不停。此地在此角井東南三十多公里，而七角井是博格達山和東天山東段之間的主要隘口。從哈密向西北，經二堡、三道嶺、瞭望墩、一碗泉，過七角井可轉入天山北路。在右手邊，從窗口可見延綿不斷的灰藍色山脈，那便是東天山。十點四十五分將到鄯善時，望見了東天山的雪峯，這些積雪所融化的水，正是此間方圓數百里的生命之源。

十點五十五分到鄯善站，站名上邊寫漢字，下邊寫維吾爾字。到站之前，火車跨過一條較大的山溝，名為克爾其；碧綠的水是從博格多山東南坡流下，水勢頗急。鐵路沿着山邊走，並不通過鄯善縣城，縣城在車站西南四十多公里外。向西眺望，隱約可見的一團墨綠色，那才是鄯善城賴以生存的綠洲。鄯善站的原來名稱為克爾其。

鄯善是著名的哈密瓜產地之一，也盛產葡萄和棉花。車站月台上有瓜出售，牌價六分錢一斤，遠比香港便宜；如果和東京帝國飯店附屬的水果店比較，肯定不到百分之一。我選了一個中型的，只要一塊多錢。比我去年在香港化八十多元買的還大些！兩位日本遊客走來，目瞪口呆，似乎不相信這個價錢，從襯衫口袋裏抽出電子計算盒一算，哈哈大笑，每人買了兩個很大的，結果上車時在車門口跌破了一個。跌破了瓜的一個告訴另一個，鄯善才是哈密瓜的真正產地。他好像以中國通自居，他們的車廂就在我的隔壁；我見

他回車廂後立刻又出去，大概是再下月台買瓜。他們或許認為在真正出產哈密瓜的地方買到哈密瓜不容易。

一提起新疆的特產，人們自然會想到「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的那首民謠。但哈密瓜究竟產於何地，倒也沒有肯定的說法。鄯善縣的東湖，被多數人認為哈密瓜的故鄉。據說兩百多年前，哈密王曾將他轄區鄯善所產的甜瓜，進貢乾隆皇帝；皇帝吃了這種甜瓜很高興，詢問左右「這是甚麼瓜？」，侍臣只知是哈密王所獻，便信口回答：「這是哈密瓜。」哈密瓜之名，就這樣傳開了。這情況應該是和金華火腿的多數產於東陽類似。東陽縣原屬於金華府，所產火腿多經金華輸出，故大家就叫它金華火腿了。

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編的《哈密志》：「哈密城北，天山南山水，名蘇巴什河，東分一支灌溉貢瓜。」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哈密通判劉潤通編撰的《哈密直隸廳鄉土志》：「哈密所產，最著者曰瓜；味甘如飴，常年配充貢物。」曾謫戍新疆的紀昀也說過：「哈密瓜充貢品只熟至五六分，途間封閉包束，瓜氣蒸郁；至京可熟至八分，運熟者即霉爛矣。哈密王言，此地土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照這些記載看來，哈密本身也出產可供進貢的甜瓜。

實際上哈密瓜只是人們對新疆普遍栽培甜瓜的通稱。維吾爾人則稱之為「科洪」。在天山南北麓的維吾爾農村，幾乎都擁有自己的瓜園。但哈密、吐魯番盆地一帶，種瓜的歷史比較悠久，瓜的品種也比較繁多；形態各異，風味有別。就鄯善縣而言，便有黃金龍、紅心脆、東湖瓜、黑眉毛、黃梨香等許多著名品種。其中黃金龍又名炮彈黃，表皮呈金黃色，花紋似龍，個體大，外形美；每個重可十來公斤，瓜肉雪白豐厚；含糖量高，香味濃郁。紅心脆最初僅產於魯克沁。個體較小，每個重約三、四公斤；表皮青綠，遍佈花紋；瓜瓤粉紅，香甜可口。東湖瓜就產於東湖周邊，因地下水位高，種瓜不必澆水。瓜的個體大，含糖量高，成熟期晚，較易保存，也宜於晒製瓜乾。

新疆瓜農富有貯藏哈密瓜的經驗，他們利用大土堆似的瓜窖貯藏甜瓜，內分掛藏和架藏兩式。掛藏是用粗麻繩打結兜掛，可以保存半年不壞。架藏是將瓜放置在層層木架上，但木架上須先安置單繩墊圈，然後把瓜放在圈上

。因為瓜的成熟期既有前後，又能使之長期保存，故新疆幾乎終年都可以吃到哈密瓜。近年哈密瓜的出口有大量增加，最好的多送去日本和美洲；香港國貨公司已難看到最好的哈密瓜了。

十一點零幾分從鄯善開車，不久又碰到一條更大的山溝，事實上已築成了渠道，水流湍急。想來這才是通到鄯善綠洲的幹渠，另一條黑砂溝則完全無水。十二點十六分過火焰山站，十二點五十分過七泉湖站，而於下午一點四十五分到達吐魯番站。這幾個小時，火車都在博格達山的山脚行駛。吐魯番城在火車站東南四十公里。這個車站的原名叫大河沿，但此處並無大河；大河沿只是一條稍大山溝的名稱。從博格達山流入吐魯番窪地的山溝頗多，唯自東到西，較大的僅有煤窩溝、塔爾朗溝、大河沿三條而已。

## 六十九、吐魯番

吐魯番窪地和哈密窪地，都屬於斷裂陷落盆地；在地形上是相連的，中間只隔庫姆塔格，意即沙山。吐魯番窪地東西長二四五公里，南北寬七十五公里，地勢向南傾斜。南部廣寬的低地，高度多在水平面以下；最低處的艾丁湖，湖面海拔負一五四米，是全中國最低的地方。哈密窪地的地勢則自東向西降低，窪地西南部的沙蘭湖，湖面海拔僅八十一米。

因地勢低窪而閉塞，西北氣流越山口下沉，增溫作用強烈，形成焚風；加上地面輻射的熱量不易散發，故夏季特別炎熱，自古有「火州」之稱。其地夏長約四個月，大致五月初入夏，比上海還早些。七月份平均氣溫高達三十四度攝氏，其絕對最高氣溫為攝氏四十八度，是全國最高的氣溫記錄。沙丘和岩石表面，最高溫度可達攝氏八十度。一年之中，有九十天的最高氣溫可高到攝氏四十度。日平均氣溫等於或超出攝氏十度的日數持續二一五天，積溫高達四，五〇〇—五，五〇〇度攝氏，高過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全年無霜期二二〇—二七〇天，日照超出三，〇〇〇小時；熱量充裕，有利於長絨棉和瓜果生產。農作物一年兩熟。但雨雪極少，而蒸發強盛。吐魯番年平均降水僅一六·六毫米，年蒸發量却達三，〇〇〇毫米。托克遜的年平均降水更少到三·九毫米，創全國所有量雨站的最低記錄。農業全賴高山下注的雪

水灌溉。

由於此項特殊的自然條件，兼以交通位置的重要，吐魯番的歷史文化發展頗為有趣。它的生產相當發達，人烟也頗密集。是在唐代，吐魯番盆地便擁有二十二座城；其中高昌古城的周長達五公里，面積超過二〇〇公頃；交河古城的規模也不小，佔據了一個長一，七〇〇米，最寬處約三〇〇米的河間高地的大部份。因為雨水非常少，這兩個古城的遺蹟都較好地保存了下來。此外還有很多古代的墓葬羣，出土了大批珍貴的古文物。

中原王朝很早就經營吐魯番，當時稱為高昌。西漢在其東部置高昌壁，為戊己校尉、車師都尉治所；在其西部置交河城，為車師前國治所。前涼設高昌郡，其後獨立為高昌國。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六四〇）滅高昌國，置西州，為當時全國最西的一州。同年置西州都督府，下設高昌、交河、天山、蒲昌、柳中五縣。《舊唐書·太宗紀》：「十四年八月癸巳，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乙卯，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詔在京及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為戶；流人未達前所者，徙防西州。二十三年二月丙戌，置焉耆都督府，隸安西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原設交河城（公元六四〇—六五八年），後遷龜茲。一九七三年阿斯塔那古墓羣出土文物中，發現鈐有「安西都護府之印」、「西州都督府之印」以及高昌、天山、蒲昌、柳中等縣印的珍貴官方古文書多件。

唐代國勢衰微之後，回鶻被黠戛斯滅亡南徙，一部侵入西州，稱西州回鶻或高昌回鶻，又恢復了高昌的名稱，而回鶻後來逐漸發展為今天的維吾爾族。五代北宋時，其國勢頗盛，以高昌城為冬都，以北廷城為夏都。宋朝還籠絡它來牽制西夏，曾派遣王延德出使高昌。《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所轉載的王延德《使高昌記》：「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為穴以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即為日氣所燦，墮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開寶二年（九六九），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吐魯番盆地常年絕少雨雪，農田全賴博格達山雪水灌溉。但偶爾也會降大暴雨，像公元九六九年的一次大雨，雨量多達五寸，把多數房屋都毀壞了。因為當地民居多平頂泥屋，並不準備防雨。接着說「又五日，上金嶺

，過嶺即多雨雪。」這是說明通過達坂城的東西天山連接處的山口後，轉到天山北麓，雨雪就比較多了。

近代仍稱西州回鶻。金代稱和州。元代譯作火州、哈刺火州、哈刺火者、哈刺霍州以及哈刺和綽等名稱，地點皆在高昌城。直到十四世紀為蒙古人所滅，都城毀壞，才被廢棄。如果循甘新公路西行，在勝金口附近折向西南，約五公里便可到達高昌故城，又名亦都護城。從勝金口出山的木頭溝，正流入此城；因水源充足，才有條件成為國都。從現存的遺址觀察，高昌古城可分為外城、內城和宮城三部份。外城略呈正方形，四周有弧線形的城垣；東面的北部向外突出，西北角稍向內凹入。東西二面城垣，保存較好；南北兩面的多已破壞。城垣基址寬達十二米，殘存最高部份達一一、五米。用土夯築，外有馬面。西城開闢二門，北側的門還保存曲折的瓮城；東、北二面，也可能各開兩門，南牆有三個闕口，可能有三個城門。城的西南部，有寺院遺址，佔地甚廣。在此寺院附近，還有許多墓址，可能是手工業作坊和商場；東南部有一殘存塔基和支提式洞窟，窟內尚見殘餘壁畫。

內城在外城的中間，宮城之南。內城西、南二側城垣，大部份保存下來；東垣只剩南北二端的兩個土台基；北垣正中的西北角，還有一部份殘垣基址。內城正中偏北，有一橢圓形的堡壘，其西北有一高台，台上有一高達十五米，以土坯砌成的高聳建築物。此一遺址，可能屬於殿基；當地維吾爾人傳說，此處原為「可汗之宮」，這可能是早期的王宮。後來宮城的遺址，則在全城最北部，呈長方形；宮城的北垣便是外城的北垣，南垣就是內城的北垣。宮城東垣已完全毀壞，西垣尚剩數處殘基。由於長時期被外國文化浪人的任意挖掘，原來的宮殿佈局已無從知悉。據莫高窟藏經洞所出《西州圖經殘卷》所載：「聖人塔，在子城東北角。」可知唐代的高昌城已經有了子城。推想高昌故城的佈局，可能和唐長安城有相似之處。

罪惡昭著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國運淪為衰微的極點。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洋人到中國旅行探險，如入無人之境。他們要到甚麼地方，便可以跑到那個地方；他們公然盜竊珍貴的古文物，成捆成箱搬走，竟也無人阻攔。在一九〇二—一九〇七年之間，德國人勒柯克先後劫走古文物四〇〇多箱，

其中很多富有學術參攷價值，如北涼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摩尼教壁畫和回鶻時代的古文書。英國和日本的文化浪人，在高昌故城所犯的盜竊和破壞古文物之罪，也非常嚴重；現在只剩下殘垣和許多土洞，內中空無一物！但此一古城的地下或積沙之下，可能還藏有古文物。一九五五年春天，農民犁地時曾發現一個黑色的方盒子，裏面裝着十枚古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稍後又發現元代龍泉窖藏。

高昌故城在今吐魯番市東南，而其西北另有一個同樣著名的古城，叫作交河。兩座古城相距約六十公里。一九六一年同時被列為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

交河城在博格達山南麓洪積、沖積扇前緣，屬雅爾湖鄉，東南距吐魯番市十多公里。為中國保存歷史最久也最完整的古城遺址之一，是新疆自治區的一個主要旅遊點。發源博格達山的大河沿河和塔爾郎溝，匯流之後經過此地，為交河故城帶來了足夠的水源，形成為重要的交通樞紐。《漢書·西域傳》：「河水分流瀉城下，故號交河。」初次說明了地名的來源。清代的《西域圖志》：「招哈郭勒出其北，郭勒之水分道南流，環城左右，即漢時交河舊地也。」

古城坐落於一個柳葉形的台地上，似一河間小島；作西北、東南走向，長約一、六五〇米，最寬處約三〇〇米。台地高達三十米，崖岸陡削。河水在台地首尾分合，天然形勢險要。公元前一世紀，吐魯番盆地屬於車師前王國，該小王國即以交河城為國都，居民將近八、〇〇〇人。《漢書·西域傳》：「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當西漢王朝經略西域時，曾在交河駐扎重兵。元康四年（公元前六二年），正式「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在古樓蘭發現的木簡，有「交河曲倉」的記事，表明當時農墾已頗發達。六世紀初，麴氏高昌國時期，在此建立交河郡城。

交河城的發展，到唐代臻於最盛。幾乎整個台地被建設為城市，二條主幹街道從東南伸向西北，穿城而過；長約三五〇米，寬約十米。城中有許多大小佛寺，玄奘西行求法，曾經路過高昌、交河；受到高昌國王麴文泰的優待，逗留了一個多月。乾封元年（六六六）的《劉士恭墓誌銘》還形容交河

為「洋洋之水」；其後逐漸減少，現在只剩涓涓細流。唐高宗顯慶三年（六五八）之前，中國設在西域的最高軍政機構安西都護府，就在交河城，足以證明其地位的重要。

古城的建築遺址集中在台地的中部和南部，建築範圍南北長約一、〇〇〇米，和陳誠、李遲《西域番國志》所記載的大致符合。當地居民傳說古城有三座城門，現在只剩東面的城門遺址保存較好；此門為斬崖而成的開口，寬約五米；進城入門的道路，坡度很大。城門底距離河床約二十米，有這樣的天然保障，故無需修築城垣。唯台地面積狹小，發展受到限制，故後來地位逐漸為高昌所代替。

大道北端正對着全城最大的寺院，平面作長方形，南北長八十五米，東西寬五十九米。院中有對峙的兩個方形土台基，可能是塔或亭的遺址。主殿前面有一口水井。寺內地面散佈大量陶片和瓦片，包括精緻的蓮花紋瓦當。這是城內所見唯一用瓦的建築，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曾出土唐開元十年（七二二）蓮花經一卷。大道兩旁有高而厚的土牆，其內建築由縱橫交錯的街巷分割成若干區；房屋臨大道一面不見門戶遺跡，只有巷口和大道接通，頗似唐代中原大城的坊曲。大道東側南部，有一形制特別的宅院；建築面積僅次於上述的大廟，可能是交河城統治者的駐地。大體說來，古城北部和中部的建築址保存較好，尚可看出院落的面佈局以及房屋的門窗位置；南部的建築址破壞嚴重，所剩者多數為券頂的窟洞。農民認為古城的土可以肥田，長期以來挖掘城內的土屋土城。

交河城也毀於元代末葉，大致和高昌城同一時候。明代永樂朝陳誠出使西域，曾以《崖兒城》為題寫了如下的一首詩：「沙河二水自交流，天設危城水上頭。斷壁懸崖多險要，荒台廢址幾春秋。」說明當時交河城已被廢棄。

在高昌故城的鄰近，亦即哈喇和卓（二堡）之東和阿斯塔那（三堡）以北，有廣大的古墓葬羣。墓葬按家族分區埋葬，每一家族皆有固定的墓地，安置隸石為界；每個墓葬基本上都有斜坡墓道和土洞墓室。從墓中已出土的文書和墓誌觀察，埋葬的年代，最早為西晉泰始九年（二七三），最晚為唐

大曆十三年（七七八），先後相距五百多年。此一古墓葬羣，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曾長時期被英、俄、德、日等國的文化浪人盜掘並破壞，損失大量的珍貴古文物，現分散收藏於歐美各大博物館。從一九五九年起，新疆博物館開始進行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絲綢織品、陶器、木器、錢幣、泥俑、墓誌以及數以千計的官方和私人文書。其中在絲綢織品方面，比較著名的有絹本的伏羲女媧圖、舞樂圖、圍棋仕女圖、牧馬圖、禽獸紋錦、對鳥對羊樹紋錦、騎士對獸紋錦、牽駝紋胡王錦以及狩獵紋印花絹等，皆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尤其是大量出土的「吐魯番文書」，內容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文學等各方面，對於研究古代高昌國的歷史、當時吐魯番一帶的政治形勢、經濟情況、行政組織以及和中原的關係等皆富有參攷價值。一九七三年九月到十一月間，新疆博物館和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共同組成的考古發掘隊，對阿斯塔那村北的古墓葬進行較全面發掘；共計發掘三十八座墓葬，出土了大批珍貴古文物。

## 七十、火焰山·葡萄溝

回憶吐魯番之遊而不提葡萄，似乎有失公允。我享受過吐魯番的熱，曾遇到突發的沙暴，鑽進坎兒井深處，遊覽了古城的廢墟。但最使人覺得難忘的，還是此地特產的無核水晶葡萄。那次我帶回到重慶的禮物，就只有幾小包葡萄乾；記得一包贈送舅父（他又分了一點給住在三樓的王崑崙和曹孟君夫婦），一包請他託人帶給在淪陷區的母親；好朋友每人分給十粒，剩下來裝進玻璃瓶裏，每天吃幾顆。抗日戰爭時期旅行、交通、運輸的艱難，物質生活的寒酸，經久使我念念不忘。

吐魯番葡萄特別好，和當地的特殊自然環境有關；在全世界，我沒有看見其他地方的水熱條件和吐魯番相同，也就不覺得任何國家有比吐魯番更可口的葡萄。吐魯番盆地的園藝事業，一向都很發達；從五月到十月的夏半年，處處瓜果飄香。葡萄似乎是最後上市，但却最受重視。此間栽培葡萄，已有一千多年歷史；經過農民的精心培植，不斷改良品種，產生出較多的良種葡萄，而以汁多、皮薄、味甜著稱，尤其是無核葡萄，久已聞名海內外了。

吐魯番盆地的無核葡萄栽培，主要集中在火焰山的溝谷裏，特別是著名的葡萄溝。火焰山是一條橫亘吐魯番盆地中北部的低山，全長約九十多公里，寬約九公里；平均海拔約五百米。主要由紅色砂岩構成。《隋書》便稱之為赤石山。夏期氣候乾熱，在強烈陽光照射下，紅砂岩熠熠發光，遠望宛似陣陣烈焰，故名火焰山。唐代著名邊塞詩人岑參，就寫過「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火雲滿天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的詩句，形象地描述火焰山的景觀。

在著名的神話小說《西遊記》中，吳承恩說火焰山原是太上老君八卦爐中的一塊磚頭，被孫悟空一腳踩在地上而變成的。唐僧西去天竺取經，孫悟空幾次大戰鐵扇公主，奪到了芭蕉扇，煽息了山火，才得安全通過。我最初知道火焰山之名，就從《西遊記》得來。但還不曉得新疆的無核白葡萄，竟出產於此山西北側的葡萄溝中。

火焰山脈的頂部，幾乎全是赤峯禿嶺。但從博格達山南坡下注的山溪，却給山間溝谷帶來了許多清澈的泉水，匯成河流，灌溉果園，盛產葡萄。此處山溝裏的葡萄田，每畝大概栽種葡萄十二三株，每株高約二尺，採用短木樁支撐，枝葉向四周蔓延。纍纍的果實，像一串串翡翠珠子。每到春天，果農把葡萄整棵從土裏挖出，予以剪枝；翻土施肥，把葡萄重新栽種。如此可令新株生長得肥碩壯大，並且到了六月就能開花，九月果實成熟。

水晶葡萄的產量最多，當地叫作吐爾甫；無核、色青，白瑩有似水晶，品味清爽香甜，所產大部分都晾曬作葡萄乾，以便遠途運銷。近年也保留一定數量的鮮果供應國內外的市場。其次是稱為「馬奶子」的葡萄，長圓而青綠，很是好看，品味甜爽而帶微酸。此外還有紅葡萄、圓葡萄、白葡萄、黑沙榴等許多品種。其中又以紅葡萄最為名貴，但產量有限，也不易保存，通常只用以款待客人。

吐魯番的葡萄如此好吃，除了成熟期氣溫日較差大之外，是否還和利用高山雪水灌溉有關呢？如果是真實的，這就又牽涉到坎兒井了。

## 七十一、坎兒井

坎兒井是乾旱地區、特別是靠近高山乾熱荒漠利用地下水的特殊方式，也可說是利用地下潛流實施自流灌溉的一種地下暗渠。分佈範圍幾乎同回教世界符合，從新疆向西直到北非，而以伊朗高原為中心。新疆往昔坎兒井的分佈，在天山南北麓和崑崙山北麓十多個縣。現在則集中於東天山南麓最乾旱的吐魯番、哈密窪地，尤其是吐魯番、鄯善、哈密、托克遜四縣。目前使用中的坎兒井，據新疆水利廳總工程師王鶴亭先生的統計，一九八二年共計九四六道；其中吐魯番三六七道、鄯善三一〇道、哈密一八五道、托克遜八十四道，總流量約為每秒十四立方厘米，共灌溉農田約三十萬畝，佔此四縣全

部灌溉面積的三分之一，平均每道坎兒井灌田二五〇—五〇〇畝不等。新疆利用坎兒井的歷史已甚悠久，但從何時開始？又從何地傳來？迄未見可靠的文字記載。根據新疆農墾廳一九五九年印發內部參攷的《新疆農業自然資源》記載，吐魯番、哈密窪地共有坎兒井一、六〇〇道，每年出水量約九億立方厘米。此外在庫車、皮山、奇台、阜康等縣，也有少數坎兒井或其遺跡。在我們所保存的資料中，七十年代的統計是一、一〇〇道，這表明一個逐漸減少的趨勢。下文將會提到減少的原因，現將一九五九年統計列如下表，以資比較：

| 坎兒井道數       | 吐魯番  | 鄯善   | 托克遜  | 哈密   | 合計    |
|-------------|------|------|------|------|-------|
| 年出水量（億立方厘米） | 五一九  | 四六八  | 一七一  | 四三七  | 一、五九五 |
|             | 三、〇九 | 三、〇六 | 一、六〇 | 一、二三 | 八、九八  |

坎兒井一般順應山麓的坡度建設，其構造主要分豎井和暗渠兩個部門。豎井為開挖暗渠時定位、出土和通風所必需，並為坎兒井挖成後檢查和維修之用。如果把一道坎兒井劃為為上游、中游、下游三段，則豎井的間距，上游為六〇—一〇〇米，中游三〇—六〇米，下游為一〇—三〇米。豎井的深度，一般上游段為四〇—七〇米，有的可能超過一〇〇米；中游減為二〇—四〇米，下游多為三—一五米。豎井的斷面，一般為矩形；其長邊順暗渠的方向，約為一、二米，寬約〇、八米；但也有圓形或正方形的，它的直徑或邊長多數在一米左右，可實操作者上下。

暗渠是坎兒井的主體工程，其上游首段為引取地下水的部分，長度五〇—三〇〇米不等，須在潛水位下面開挖；其餘則為輸水部分，在潛水位以上開挖；其長度視引水處潛水位的埋深、暗渠的縱坡以及地面的坡降而異，通常長約三—五公里，最長的超過十公里。在一定的暗渠縱坡條件下，如引水處潛水位埋深愈大，而地面坡降愈小，則須挖的暗渠就愈長。條件相反，所需挖的暗渠就較短。暗渠的斷面，除能讓水流通過外，主要還是要看開挖時工人在裏面能否進行操作。為了節省開挖量，並在沒有襯砌的情況下易於保

證土層「自然拱」的作用起見，開挖時多採用窄而深的斷面；其寬度約為〇、五—〇、八米，深度約為一、四—一、七米，僅容一個工人側身前進和彎腰操作。舊時古老的坎兒井，暗渠斷面每不規則，經流水長期冲刷，有的已變成巨洞，甚至塌陷成為明洞。暗渠順地面的坡降佈置，也就是和地下潛流的流向一致。暗渠的縱坡，一般為〇、〇〇一—〇、〇〇五；（在膠結較好的戈壁層內或比較緊密的土層內，暗渠的縱坡可大於〇、〇〇二—〇、〇〇五；在黃土層內，要適當減小，約為〇、〇〇一—〇、〇〇五）比地下潛流的坡降平緩，自然更較地面的坡降平緩。因此暗渠流了一定的距離之後，就可接近地面而把水引出。

暗渠的出口，稱為龍口。在龍口處，頂上的土拱尚須保持一定厚度，通常都超過二米。龍口以下，便是明渠和溝壩。新疆自治區目前坎兒井的暗渠，總長度超過五、〇〇〇公里，工程可以和長城及大運河相比擬。

開挖暗渠，通常係從下游開始，先挖明渠和龍口，再挖豎井。每挖成一豎井，然後從豎井內單向或雙向挖暗渠，最後才從上游向下游修正縱坡，

使之平順。但也有先從上游探明潛水位埋深，然後再安排整條坎兒井開挖的。至於挖堅井的方法，和挖掘普通井筒一樣，工程比較簡單，使用的工具包括鐵頭、刨錘等，利用轆轤出土。關於起土的轆轤，在上游較深的堅井，使用牛拉；下游較淺的堅井，多數用人力轉動。挖出來的泥土，就放置井口周圍，形成環形的土堆，以防止戈壁灘上偶發的洪水侵入坎兒井中。井口還得用樹梢、禾桿、泥土分層封蓋，以防止大風時沙土刮進暗渠，並避免冬天因暗渠冰凍而造成塌方。故坎兒井在外表上所能見到的，特別是從空中俯瞰，就只有此等串珠似的堅井頂部。如果此等成羣堅井的頂部，全部換用塗上白色的混凝土蓋，非但堅牢，而且更加美觀，可能招來遊客呢。

挖暗渠的方法，比較複雜，工作也較辛苦。一則因為操作的地方狹小，只能勉強容一人操作；二則黑暗無光，不辨方向。過去只憑藉油燈照明，為防止挖錯方向，就在井上垂懸二燈聊資校正。現在已有改用太陽反射鏡定向，兼作照明。對付不同的地層，也使用不同的工具；土層多用鐵頭，礫石層則使用刨錘。在用人力轉動轆轤的場合，一般需要三—五人合作（內井底挖掘一—三人，井口提土一人，井外倒土一人）；使用牛轉轆轤時，則共需五—七人（即井底挖掘二—四人，井口提土一人，井外倒土一人，趕牛一人）。遇到鬆散砂層時，復須局部用木板支架撐護，避免塌方，並防止日後水流冲刷。

在坎兒井的出口，亦即龍口以下，接着修建明渠，長度多數僅數十米到數百米不等，但個別也有長達數千米的。明渠的末端，築有湧壩，亦即小水塘；面積通般為半畝到一畝，深度在一米左右。用以調節晝夜的水量，一般是夜晚蓄水，白天放水，因為從暗渠流出來的水很涼，必須先使水溫升高再放入田裏。湧壩的周圍，因為有了水，就會綠樹成蔭，成為附近村民夏天乘涼休息的場所。

坎兒井對於吐魯番、哈密一帶的土地利用，存在着傳統的和獨特的優越性，不但應讓其繼續存在，並且要加以維護改造，使其發揮更大的效用。

利用坎兒井灌溉，主要的優點是：（一）把地下水引到地面無需動力設備，也就是不必提水工具。巧妙的利用地形特點，引取地下潛流，自流到農

田進行灌溉。（二）水在地下流通，可減免蒸發損失並防止風沙侵襲，水的利用率高。（三）流量穩定，水質良好，永不會受污染，像泉水似的清澈。（四）施工設備簡單，技術的要求不高，農民能夠掌握。（五）在用水和配水上極為便利，目前許多坎兒井還保持為單獨灌區，管理簡易。因此坎兒井老早就被採用，並且相沿不變。唯坎兒井在若干次要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點：（一）挖掘工程大，需要勞動力多；挖成之後，每年或每兩年必要清淤。如遇水量減少，還得往上游挖掘延伸。（二）地下水不能充分利用。因坎兒井限於人工在水中開挖，只能引取地下水薄層的潛流，較深的地下水不能利用；又因走向通常都和地下水的流向平行，截水範圍和出水量達到一定限制。（三）現存坎兒井多為古老的引水工程，佈局難免比較零亂；有些地區井渠密度太大，水量互相干擾。（四）冬季田間不需要水，而坎兒井繼續出水；目前大部分的閑水流失於最低窪處的鹽湖，既浪費了寶貴的水資源，又促成了灌區的次生鹽碱化，必得趕快興建水庫。（五）暗渠出口和堅井進口，冬季封閉尚未嚴密，每易招致凍壞坍塌，需要材料及勞力維修。（六）暗渠的輸水部分，特別是在戈壁層內，尚有相當大的滲漏損失，必須設法補救。

近年以來，隨着農牧業的發展，興修了不少防滲的渠道，截取山水地面逕流，又打較深的機井抽水，有些機井就打在坎兒井旁邊。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地下水的補給，使地下水位下降，影響原有坎兒井的出水量，使不少坎兒井乾枯報廢，這便是上指坎兒井逐漸減少的主因。一些無知而有權的幹部，忘記了本身的絕對落伍性，反強調坎兒井是落伍的東西，想用現代化的機電井代替坎兒井；除了胡亂打井外，也鬆弛了對坎兒井的管理及維修，使坎兒井的出水量較前減少。盲目推廣機電井灌溉，浪費了能源，以致本來很簡省的自流灌溉，變為成本很高的提水灌溉，終令農民得不償失。

火車的氣笛聲把我從回憶中擊醒過來，知道我們的「特快」終於要繼續向目的地進發了。因為誤了點，時常被迫在車站作較長時間的停留，好讓正點的火車優先通過；所以愈到後來，誤點就愈來愈厲害。這是惡性循環又一實例。吐魯番車站是新近建成南疆鐵路的起點，這條鐵路目前已通到庫爾勒

市，將來應該會再向西南通到阿克蘇市和喀什市；吐魯番的交通地位，也會進一步被重視。

蘭新鐵路通過吐魯番之後便折向西北，從這裏到烏魯木齊還有一四三公里，特別快車得再跑兩個半鐘頭呢。（規定的行車時間為兩小時三十七分）現在我已不再計較到達的時刻，而只注意沿途的景色。祖國的大地到處無比美好，只是管理這大好江山的人十九不肖。火車穿過白楊河（博格達山脈最西一條向南流入吐魯番盆地的河川），便開始爬坡，爬得很吃力。到了達坂城附近，要開始穿一連串的山洞。這裏是東天山和西天山的連接處，也就成為最著名的山口。

達坂城是南北疆的分界點，從烏魯木齊交通南疆，必須經過這裏；在此所設立的火車站，便稱為天山站；天山站北距博格達主峯（五，四四五米），約五十多公里，和烏魯木齊東距此一高峯的里程相等。從吐魯番經此到烏魯木齊，或從唐代的高昌城到北疆重鎮輪台城，此地正是中途。一年四季多風，春天的大風可以把火車吹翻。電線桿都用鋼絲拉緊，每隔四根有一根被紮得特別堅實。鑽出最後一個山洞，時間為兩點五十九分，又可望見博格達山的雪峯了。火車又要臨時停車，正好給我安心拍攝可愛雪山照片的機會。在荒漠中旅行的人，面對這樣美麗的山景，怎麼會不心曠神怡呢？

就在這時，一個從未見過面的「服務員」走了進來，動手要收拾東西，我說到終點還得兩三個鐘頭，要忙什麼？他說車一到站就要交差，馬上回家。我說這不合理，我可能還想喝茶，又可能要躺一下，你怎麼這樣早來收東西。他說這是他們的「制度」，我可真要冒火了。我說「你太荒謬，這也算制度？車未到站之前，我不許你動房裏任何東西。你馬上給我出去。」這是我此行第一次發怒，王主任工程師連聲呼喊「同志」、「同志」；又說我是世界著名科學家，國家請來幫助解決問題的，從內蒙古一直考察到伊犁，勉強將這荒唐鬼推出門去。輕輕把門帶上，不停地搖頭，說內地同胞是不敢「得罪」這些人的！

從博格達山主峯附近向南流的河川，除了古班博格達河和阿克蘇河外，都稱為溝，像黑沙溝、大西溝、高崖子溝、小乾溝等，皆注入吐魯番盆地。不

管叫河或稱溝，只要有水便成；水是這一帶的生命之源啊！這時火車已進入烏魯木齊盆地，它是東西天山之間的一個斜長盆地，也是天山北路中段的精華所在。從東西天山連接處向北流的較小山溝，都匯聚到烏魯木齊盆地的低窪處，沒有出路，蒸發又旺盛，結果下游都匯成了鹹水湖。最大最有名的便稱為鹽湖，所產鹽類以氯化鈉為主。它分成三段隔離的水體；鐵路通過這串連鹽湖的旁邊，在車窗口看得很清楚；如果不留意，會誤認是一條大河。這地方可惜就沒有這樣的大河！

公路幹線便在鐵路西邊，兩者相互平行，往來的汽車逐漸多起來，這表示已經接近大城市了。再向西北另有一個圓形的柴窩堡湖，也是一個鹹水湖；其東南、西北兩側分佈着廣泛的沼澤，長滿蘆葦。附近出現零散的蒙古包，大多屬於哈薩克族所有。

天山的北坡，雨水較南坡稍多，短距離內南北地理景觀便顯得不同。流水、樹林、農田、牧場、泥屋漸漸增多，樹木多數為鑽天楊和沙棗等。綠色延綿不再中斷，直到烏魯木齊。三點十六分過鹽湖站，可看見幾座化工廠及其堆積的產品。奇怪的是，在這遙遠的西北，竟會出現浙江省一義烏起重機械製造廠」的廣告牌。

四點四十二分，這列連續誤點、沿途不斷停車的「特快」，終於到達了烏魯木齊站。在進站之前，還在站外停了七分鐘，遲到超過四小時，害得迎接我的人跑了好幾趟。也因爲誤點，進站後竟停在一個正在修理中、旁邊堆滿磚頭、石灰的月台；我們看不到有人來接，王工程師要去站長室打電話，我說不必了，一切是火車的錯，咱們自己叫輛汽車走吧。他說這裏只有很破舊的三輪車，租不到汽車的。我們自己提着行李，包括一個吃剩的哈密瓜，繞過長長的石灰堆，在將到火車站正門時，一個青年人跑上來詢問：「你是陳教授？」我說是的。他拍拍腦袋連喊糟透了：「我們輪流來接了好幾次，都不知列車什麼時候到。這次火車是到了，我們却等在那一頭，進不了月台；看乘客走光了還不見你們，以爲你們坐的不是這班車。又失望地回去了，還有一位白髮老教授也來接你呢。不料你們卻從火車這一頭出來了！幸虧我被留下……」我說應該道歉的是我。一我們走吧。讓我明天一早向他們道歉。」

# 新疆行紀（中）

## 西北記行之十六

● 陳正祥



### 七十二、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也是全區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在天山中段北麓，準噶爾盆地東南邊緣；地形是一個向北開口的小盆地，烏魯木齊河南北流貫，蘭新鐵路以此為臨時終點。市中心海拔約九一〇米，市區面積四十八方公里。一九八二年七月普查人口為二一五〇二〇戶，九六一，二四〇人；包括漢、維吾爾、哈薩克、回、柯爾克孜、蒙古、塔塔爾、錫伯、滿、烏孜別克、達斡爾等許多個民族。相貌服飾，多姿多采。行政區劃上的烏魯木齊市，則包括烏魯木齊縣。

烏魯木齊在蒙古語為「優美或豐美牧場」之意，也帶一點交通樞樞的意義。早期屬於少數民族的牧區。漢朝經營西域，開始在此屯田，稱為東且彌。唐代置輪台縣，屬庭州；總章二年（六九九）設輪台州都督府。因地扼天山南北，交通位置重要，已經受到注意。安史亂後，長時期恢復為蒙古族遊牧之地。清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開始重新築城，三十一年完成；取

「啟迪教化」之意，名為迪化。亦名紅廟子。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新疆正式建省，迪化被選為省會。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由迪化縣析置迪化市。當時市區面積七·五方公里，人口約八萬多。一九四九年迪化市居民為一三一，〇〇〇人。

一九五三年改稱烏魯木齊市。一九五五年新疆自治區成立，繼續為自治區首府，居民為二〇七，五一九人。二十多年來，城市建設有了較快的發展。祁韻士《西陲要略》：「烏魯木齊向無城，乾隆三十一年創築於紅山之側，名迪化城。門四，東惠孚、西慶豐、南肇阜、北懷讓。其南郭接連舊城一，則初定此地時協鎮駐節所築也。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去迪化城西八里築一城，賜名肇寧，駐滿營官兵。迪化城則以綠營兵駐之。」可知清代一開始就有漢、滿兩城，漢城在東，滿城在西，相距約四公里。現在二者皆已全部拆除。

烏魯木齊氣候乾旱，溫差較大。一月份平均氣溫零下·一五·二度攝氏，七月份為攝氏二三·九度；極端最低氣溫曾降至攝氏零下四一·五度，極端最高為攝氏三八·一度。年無霜期一七五天左右。據過去三十九年的記錄，

年平均降水量爲二四二毫米，（最多雨的一九四二年爲六四七毫米，最少的一九四三年僅一三六毫米）以春季爲較多。年平均雪日爲三十七天，積雪爲一三五天。冬春多風。偶亦有地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曾發生六·六級地震。

烏魯木齊和北京的直距達二，四〇〇公里，經度相差約三十度，緯度較北京高四度。（烏魯木齊在北緯四三度四八分，東經八七度三五分）時間比北京遲二小時，亦即日出較北京遲二小時，日落也較北京遲二小時，但仍統一的採用北京時間，譬如佈告上午十點半開會，意思是要在當地時間八點半開會。賓館食堂怕旅客誤會，門口佈告上索性同寫兩個時間。這自然會給當地居民帶來一些不便。

工業有鋼鐵、煤炭、石油、機械、電力、紡織、建築材料、皮革、造紙、農藥、化工、食品加工以及少數民族特需商品的生產。主要工藝品有地毯、玉雕、小花帽等。

登上紅山頂的古塔，可俯覽整個市街區。市街區的建築總面積，較戰前擴大十倍以上。新建的街道，比較整齊清潔；馬路兩旁，多栽白楊、沙棗和龍爪柳等。主要街道的交叉點，有大大小小的花園，有數處的設計頗爲可愛。東邊博格達山山腰的天池，爲一遊覽勝地。南郊的燕兒窩，是著名風景區。市區西南有妖魔山，東邊山脚有火車站。烏魯木齊河已經整修，改成較爲平直的和平渠；通過崑崙賓館後，筆直的流向西北。

據說烏魯木齊主要的賓館有烏魯木齊賓館、延安賓館、崑崙賓館、天山大廈等。其中崑崙賓館在西北部新市區，接近師範大學、鯉魚山公園、博物館、地質局陳列室等；建築較新，給水常成問題。烏魯木齊賓館在東南部舊市區，火車站以東，接近新疆大學、動物園、地毯廠，交通稍爲方便。他們把我安排在烏魯木齊賓館，車子跑一段路拐一個彎就到了。此處原先是招待俄國老大哥的最好賓館，給水條件較好；祇是房子舊些，最近經過整修，改裝日本式的衛生設備，工程尚在持續進行，大門口建築材料堆得亂七八糟。我的行李頗爲笨重，裝的多是石塊和土壤標本，輪子不能拖，服務員搬上三樓滿頭大汗，我帶歉意地說「太熱天難爲你了。」對方竟回答「先生，你的中國話講得頂好。」又對我說了幾句日本話。我說我是百分百的中國人，他說

只見我一直不講話，相貌極像日本人！我問他是否見過很多日本人，他說日本客人愈來愈多了；剛才就有一車人出發到吐魯番去。

外辦和僑辦的接待人員匆忙跑來連聲說「真對不起」，一邊用手帕揩汗水，（內地紙巾未見流行，手帕沒有被淘汰），一邊說明正在聯繫設法。我問發生何事？說是原先給我留下一間大套房，過了很長時間未見我到達，而北京來了客人，就把我的套房讓給他了。他們接着說：「公事公辦，你是國家請的專家，我們要求他退回，不過此刻他房中正有大批訪客。」我說千萬不必了，這間房子很好，全新的衛生間，更復何求。過去我在四川作野外考察，連破廟都住過；現在到了沙漠邊緣，有水洗澡就難得了。何況我每天早出晚歸，住三天就要繼續向西走，切勿驚動北京客人。這時服務員端進一大盤剖開的西瓜，又給我換了一罐茶葉，舉止文雅。我問他姓名，他回答叫張謙。我就說「張先生，現在你可相信我是中國人了吧。」他笑着跟另一接待員同時退下。

我從昨天下午六時離開敦煌賓館，今天五點多才住進烏魯木齊賓館，路上整整花掉一天。這中間我不曾好好睡眠，可並不覺得疲倦。洗過了澡，繼續啖西瓜。西瓜很甜，記起夏肅兄北京送行時對我說過，西北的西瓜越西越甜。於是我用賓館那漢文和維吾爾文合璧的信封信箋，給夏肅寫了一封信；內容除掉「新疆西瓜真甜」一句外，談的是敦煌周邊所見的若干問題，並把我秘書給我寄來的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一八七七年初次使用絲綢之路（Seidenstrassen）一名的論文複印本轉去贈他。因爲從明天一早起，就絕難騰出寫信的時間了。

### 七十三、天山第一號冰川

接待人員來請吃晚飯，我下樓順便先把信交寄，然後轉身穿過月門進入餐廳。這入疆後的第一頓飯，陪客的人很多，菜也很講究；特別是串烤羊肉，有特殊的香味，被視爲最具代表性的新疆名菜。陪客者皆能言善道，酒量也頗可觀，這是這一代中國的通性。他們把這頓飯稱爲「謝罪宴」，因爲接待不周到，太失禮了。主要是北京通知我去考察的通告和文件到達已經

兩個多月，遲遲不見我來；幾次三番打電話到銀川和蘭州詢問，也得不到準確的回答。可能是他們來電話時，我早就出發考察，有時回來太晚，有時每天換住所，根本聯絡不上。我曾視實際需要，以及興之所至臨時改變計劃，連我自己也掌握不定行程日期，怎樣能怪他們呢？有罪的祇是那班第六十九次特快，遲到竟達五個多小時，打亂了我八月十日的初步安排！火車因遲到而改停一個正在大修中的月台，走出月台後因看到多年未見的真正三輪車，又趕去拍照並和車夫攀談，增加了他們接車的迷惑。我舉起滿杯汽水，說應該道歉的是我；領先乾杯，皆大歡喜。

對方給我所作的翌日安排，是上午十時半（當地時間為八時半）會見有關各方的人員，主要為水利廳和農牧廳的主管，討論並決定全部考察行程。下午請作學術報告，新疆大學和中國科學院新疆地理研究所都有不少人熱切希望能同我見面。水利廳的馬主任工程師，是當晚陪客中唯一和考察工作直接有關的人，他畢業於揚州中學和交通大學，一九五八年就來了新疆。告訴我明天上午水利廳來人中，包括了總工程師王鶴亭先生，他和我都是中央大學的先後同學。

當晚睡得很熟，醒來天已大亮，但看錶還只五點多；因為烏魯木齊所處的緯度，幾乎比敦煌還要高四度，所以天亮得更早。張謙君對我說過，這間賓館的自來水設備雖比較好，有時仍不免斷流，特別是早上用水最多的時候；有時洗臉洗澡洗到一半，水忽然不來了。……於是趕快起床，不想因貪睡而忘掉洗澡的機會。

會見和報告會都在第一會議室舉行。在約定時間的稍前稍後，客人陸續到齊。王鶴亭總工程師兼任新疆人大副主席，目前自治區人大正在開會，他特別請半天假來會我，很令人感激；他在一九三三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土木科水利系。（如果他沒記錯，則是後來改稱土不系水利組，最後獨立成水利系。）那時我還在初中讀書。他很健談，並無老態；他說知道我明天一早就深入天山，後天便西去石河子及伊犁，等我從伊犁回來，他和資深的副廳長陳鴻彥先生代表水利廳要請我吃飯，並從長檢討新疆所面臨的水資源利用問題。接着楊利普教授也出現了，他是我杭高的老同學，剛從地理研究所所長任上退休，但還照常工作著述。他比我高好幾班，現在滿頭白髮，耳朵要用助

聽器，歲月真的如此無情催人衰老？我贈送他一冊《中國文化地理》，那是從北京一直隨身帶來的，並說明曾對接待人員講清楚，要他們下午備車讓我先去地研所拜訪他。他說要急於知道我哪一天到地研所參觀並演講，並且搶先約我到他家吃一頓「便飯」，所以就提早來了。學術界老一輩朋友的感情可真深厚啊！

我頭一個考察目標選擇天山第一號冰川，有頗可自圓其說的特殊理由。在過去四十年間，我看遍歐洲、美洲和紐西蘭的冰川，並且踏上許多著名大冰川的背，摸過它們的舌頭，採集冰舌前端的礫石，現在我書桌前邊的窗台上，就陳列着採自各處的冰礫石。此外還陪綴各地火山的不同階段的熔岩，以及芬蘭北極圈外採來的 *pegmatite*，標本和我一九五七年在日本東北大學講學時的特別助手、現任廣島大學地理系主任教授藤原健藏君探贈重三、六公斤的南極花崗片麻岩（*Granite gneiss*）；來自冰冷的、火熱的、海拔五千米以上和海底四、〇四〇米深處的數百塊石頭中，獨缺祖國大地所出產的。故這回入新疆，第一件大事便是重上天山，觀看被編為第一號的冰洲。

天山北坡年降水量約為四〇〇—六〇〇毫米，西段若干處可達九〇〇多毫米。導源天山北坡的河川，一部份成為準噶爾盆地南部可用水源，大部份向西流注中亞的巴爾喀什湖；還有一小部份滙歸封閉性的山間盆地，如吐魯番、哈密、巴里坤和伊吾等。據河流出口處的年徑流量估計，新疆境內天山山區形成的年徑流量共達四四五億立方米，佔新疆年徑流總量五七%；其中天山北坡所形成的為二四七億立方米，佔天山總徑流量五五%，超過半數。

八月十二日上午重入天山，原定九點半出發；但因一位陪同要求攜帶「愛人」，說他們在新疆二十多年，却從未看過冰川。我同意，結果開車時間延遲了四十分鐘。昨晚電視台的天氣預報，說今天烏魯木齊的最高氣溫將達攝氏三十二度，而吐魯番則為攝氏四十一度，我要去看的一號冰川，海拔三，五四〇米處的七月份平均氣溫為攝氏四、八度，所以要帶毛衣上山。

這天考察的項目是烏魯木齊河沿流的灌溉及水資源利用，一號冰川便在此河的源頭。我坐的是一輛可說全新的白色小型旅行車，日本豐田產品；司機是一位二十八歲的健康而略嫌瘦的英俊青年，據說是全省駕駛技術最好